



臺中二中 徐立庭

〈土木堡之變〉

第三名

指導老師 楊惠貞

奉天殿上，文武百官人人斂目凝神，聽著一位將領報告前方軍事急況，此將領身材頎長、劍眉鷹眸，很是俊朗，他拉開嗓朗聲道：「啟稟皇上，此次戰爭也先積蓄實力已久，先發制人，聯合兀良哈等部從遼東、甘肅等三路進犯做為牽制，也先自己則親率大軍兵發大同。大同官兵連連失利，塞外城堡已全陷落，請皇上恕罪。」玄黃姑絨地毯一路鋪設直至上殿，偌大金燦龍椅矗立上方，明英宗身著玄黃天子團龍袍、翼龍冠，冠上明珠隨著英宗鐵青焦灼的臉色而突突亂顫。王振站在龍椅側方，看著被這消息炸了鍋的文武百官，嘴角隱隱噙著一絲笑，心想：「我身為進士，雖為人牽連仕途無望後，自宮為太監，入宮侍奉太子講讀，好不容易熬到太子當上皇帝，皇上年幼即位便將大權交付與我，位極人臣，之前主動出兵挑釁瓦剌，卻遭朝臣口誅筆伐制約我，而今區區一個也先也敢來攻我大明，甚好，若我在此時出兵攻韃，嘿嘿，明史上我王振必定可以名垂千古啊！這些個只會搖筆桿子的書獃子，如今是敵來攻我，爾等還會上奏指責我出兵嗎？」

正統皇帝此時怒目而視，沉臉喝道：「朕已知曉，徐卿退下。」語畢，剛剛那位青年將領徐霆應聲而退，正統橫著臉，睨了文武百官一眼，說道：「韃子在先帝永樂年間被

五十萬大軍掃蕩後，元氣大傷，已甚久不曾進犯大明，此次也先聯合兀良哈攻打大同，其心可誅！朕下令立刻派人兵援大同，人選由兵部尚書鄒卿自訂。退朝！」

黃羅傘蓋緩緩飄去，退朝的官員按著品秩也先後消失在殿上。

天子暖閣內，正統與王振正在細細商議，正統皺著眉嘆了口氣道：「此次也先來勢洶洶，邊軍又頻頻戰敗，煩煞朕也。」王振眯著眼眸光一閃，不著痕跡笑著說：「皇上說得是，想當年我朝永樂皇帝先後五次親征率兵出塞，重創韃靼、瓦剌二部，使其懼大明國威，不敢造次再犯。」

正統皇帝抹上愁容，緊擰眉毛，嘆道：「先帝開疆拓土令朕望洋興嘆，難以及得萬一，好生慚愧啊！」王振心裡一喜，連忙接著說：「老身倒不這麼認為，陛下您今若是出兵，在危急之際攻下也先，蕩平大漠，不啻是大展國威，必會和我朝洪武大帝、永樂皇帝並駕齊驅，流芳千古，陛下何愁不及先皇？」英宗的雙眼隨著王振的話熠熠發光，熱血沸騰起來，才二十一歲的英宗本就血氣未定，希望能夠創份佳績給子孫流傳，何況此番話還是由自幼就極為信任的老師兼任弼士的王振說出，那鼓舞的熱情更是不可言喻，英宗興奮的說：「先生說的一點都沒錯，

朕要做個文武雙全的皇帝，只是朝中諸位官員反對親征的摺子必定少不了。」王振終於說動皇上出兵，忙不迭的說：「陛下毋須擔憂，老身自會從中斡旋。」

正統和王振兩人，一君一臣，太監王振姑且算臣，全都陷入了打韃子、宣國威、震關外、掃漠北、留青史的憧憬裡，每一件事都在腦內叫囂，在血液流動，兩人彷彿已看見自己御著瓦刺鷹，騎著也先馬，在天蒼蒼野茫茫的廣大草原裡翱翔、馳騁。

旌幡獵獵，戰甲鏗鏗，刀斧劍戟，森然如林。五十萬大軍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大軍出京不下五十里，天空烏雲密布，領兵吳邪將軍喝令以旁邊地勢高聳適合避雨之處就地紮營，其中一個將領隨後轉身走近中軍大帳，通報進入帳中，一干文武大臣憂心忡忡的在與王振爭吵，徐霆冷眼掃了一下，不屑的哼了聲，他知道這次御駕親征絕對太倉促了，以兩天時間備軍出師，沒有任何牽制與安排的後備部隊，拿五十萬精銳當兒戲嗎？

等大臣走盡後，王振抬起頭，徐霆單膝跪下行了軍禮後便問道：「不知王公公有何吩咐？」王振看著徐霆說：「徐將軍，你從前線來，又是宣府游擊將軍張起靈一手帶出來的親兵，我要你領三百人，負責去前方探測軍情。」徐霆愕然望著王振，好半晌才問道：「這個……不是已經有負責情報的探子了嗎？」王振不悅的撇撇嘴：「那是老跟我唱反調的兵部尚書鄺野派去的，誰知道那廝會耍啥花招。」人心不一，何能禦敵？徐霆怒得似要咬碎銀牙才擠出一聲諾。

因連日大雨而泥濘不堪的路上，隱隱出現一隊官兵，百來人的軍隊，明顯看出分為三部份，最前方的騎兵人人手持長矛，腳駕鐵騎，處在中間的步兵腰間配戴著朴刀，手握火銃，兩人一組，輪流填裝武器，最後邊的則是弓箭隊，腰上也配著朴刀。小隊人數不多，但每人屏氣凝神，謹慎的觀察身旁的景物與地形，無形的壓力與殺氣在只有沙沙聲的嚴謹軍紀中瀰漫，使人望而生怯，這些是徐霆在領命之後，親自去營隊挑了三百位和他一起從前線回來的士卒。徐霆騎著馬在前方，霍然一道銀光閃入他眼，他揮揮手派了個士卒去察看，原來前方有韃子軍緩緩望這來，看樣子是要去攻打明軍的，徐霆一驚，也先已經得密報了嗎？他趕緊派人回去通報，自己領著兵馬繞到高處避著，那大軍不下十萬人，人車如龍，黑壓壓一片，看了就頭皮發麻，突然他瞧見了後頭裝載輜重的車輛，又探頭看了眼前方的山凹地形，一個大膽的想法勾勒在腦中，他迅速下了命令。

一俟韃子後軍進了山凹，早已埋伏在高處的火銃手與弓箭手便發動暴雨梨花之擊打得韃子措手不及，一邊發出呼嘯與怒號來壯大聲勢，看見陷入偷襲的前軍，韃子中軍大聲怒吼飛奔而去，突然不知是哪匹馬先發出一聲哀鳴後倒地，一根根被泥濘遮掩的拒馬直刺出來，第一波來不及煞車狠狠撞上了拒馬，連人帶馬血肉模糊，後一批堪堪煞住，地上卻露出各種彈片鐵釘等尖銳物，馬兒吃痛嘶鳴倒地，全部撞成一團，已從前方快速退下的明軍火銃手正死命甩著絆馬繩，另一組則以火銃壓制韃子的騎射，弓箭手不斷發出箭雨掩護同袍快速撤退；徐霆噙著冷笑，坐下鐵騎飛奔如風，領著眾騎兵如猛虎出柙

撲向輜重車，前鋒騎兵平舉長矛，打馬如飛，壓低重心，挾山倒海之勢衝殺進保護補給的韃子軍裡，嘖嘖嘖，長矛貫穿人體的聲音隨著淒厲慘嚎一同響起，蠻橫的衝力撞翻步兵，碗大的馬蹄毫不停留刨下，倒下的韃子軍胸口頓時噴出一朵朵血花，突然一道黑影挾著破空之勢襲來，徐霆反應極快，右腳一盪、左腳一甩，踏著馬背往上一翻堪堪躲過一枝利箭，見那韃子兵又要張弓搭箭，徐霆駕著鐵騎迎上去，半空中至馬上躍起，左手棄矛，右手順勢自腰間抽出鋼刀，仗著落地之勢大喝一聲，雙手持刀硬生生將那弓箭手從中劈開，溫熱的血如噴泉般灑滿臉上。後方騎兵與敵軍仍在糾纏，徐霆下令盡量搗壞輜重車，且要殲滅所有輜重隊的韃子兵，自己和幾十個人輪番在糧草軍糧裡下毒，見前邊韃子軍隊衝殺過來，徐霆當機下令撤退。直到退回埋伏處，一想到韃子被毒死的情形，望了後邊未損一兵一卒的小股偷襲情報隊，徐霆爽朗的聲音笑響在軍中，久久迴盪不去。

烈日之下，遠方道路上塵土飛揚，一隊百人官兵快速奔來，領軍將領頭戴紅纓軍盔，鎖子甲在陽光下閃耀著寒光，墨綠披風被風吹得獵獵作響，左手持長槍，右手揣韁繩，目如朗星、英姿颯爽，昂然駕著鐵騎，背後那紀律森嚴的軍容更襯得前邊將帥卓爾不凡，突然，那將領勒馬停下，後邊軍隊也隨之止步，將領眯起眼，看向前方一小黑點，一抬手，後邊弓箭手拉弓搭箭，斂神看著前方的人影，黑影飛奔而來，眨眼已不到百碼，一個明朝幡旗隨風招展，那將領看清了馬上人後便示意解除戒備，那明軍馬不停蹄的狂奔，待到跟前，騎士猛的一拉韁繩，

馬嘶人立，一扭腰躍下馬背，那騎士大聲報告：「校尉張宗宣見過徐將軍。」徐霆眼中閃過一絲激賞，微笑道：「免禮，辛苦你了，前邊可有新消息？」「報告將軍，敵軍在宣府暫時受阻，王大人要您加快趕回去。」徐霆皺起眉，不大樂意，前些日子韃子被毒死三千人、約一千五百匹馬，餓死二千人，成效不錯，孰知王振卻突然下令要他回軍，真是莫名其妙。「我知道了，你先歸隊吧。」

看著後邊的部下，徐霆開始歸納一些近期的情報，也先大軍已勢如破竹的南下，那麼王振想必正忙著撤退吧？！那這最是緊張的時刻不繼續掌握最新軍情而把自己叫回去做啥呢？揣測不出有用的事情，徐霆煩悶的一甩馬鞭。隊伍，行進得更快速了。

「王振瘋了！」這是徐霆此刻腦中唯一的想法，當他風塵僕僕帶著情報小隊趕回去時，看見的不是大批大批的官員擁護皇上進入懷來城以避險；也不是大軍風風火火的撤退回京；更不是朝臣們焦頭爛額的討論對策及軍情，竟然是王振下令將大軍及車駕停駐在土木堡一天一夜。土木堡地勢高隆，近無水源，人馬飢渴難耐，且為敵軍行進的要衝之路，思及在半路上所偵察到的敵軍紮營炊食的新痕跡，如果敵人在這時候進攻……徐霆不禁感到一陣惡寒。一撩戰袍，徐霆匆匆見過幾位同僚，便直奔中軍帥帳，等不及通報，徐霆逕自進入帳中，一瞧見王振，徐霆心裡那氣便不打一處來，他開口道：「報告大人，敵軍已近在咫尺，您沒見到屬下派來回報軍情的人嗎？」那聲音嘶啞得令人膽戰心驚，裡頭醞滿了發怒的前兆。王振抬起頭淡淡的覷了一眼，懶懶開口道：「當然收到

了，但後頭還有一千餘輛輜重車未到，停一會兒罷了，這不是等下便要啟程了嗎？」正要開口，徐霆卻吞了聲愕然望向地面，王振狐疑的看一眼，說：「這又怎麼了……」話還沒說完，王振也驚恐的瞠目結舌。大地，如地牛翻身般轟然震動著，遠處傳來一陣氣勢萬鈞的殺聲，碗大的馬蹄奔騰在大地上，地面隨之顫抖，馬過之處揚起的黃沙鋪天蓋地的颳來，放眼望去土木堡從四面八方湧出無數的韃子軍，黑壓壓一片不下萬人，鐵甲、武器亮晃晃的閃煞了眼，一支飛箭呼嘯而過斜插進離王振幾寸不到的帳棚柱木上，尾翎還兀自不停地抖動，徐霆一個機靈驀的拉開嗓子大喊：「備戰！！韃子攻來了！保護皇上！」明軍驚恐的從帳篷中衝出，將領們開始集結軍隊，但一切都太晚了，先是一個、二個、接二連三的，在甬道旁死命固守山路的防線開始出現缺口，一人、兩撥、數百萬千的，剽悍的韃子軍，睜著殺紅的雙眼、揮舞著染血的兵器、狂吼著不成句的話語，如電如風如駭人的殺神般捲進了防衛線，隨著明軍淒厲的哀嚎灑下一片血腥，明軍開始潰散，人人被這殘忍的氣勢陣仗給沾染，對將領的命令恍若未聽，腦中只有一個字：逃！

怎麼辦？徐霆腦中飛快轉著，人馬兩日滴水未沾，身心疲憊，未攻便全軍自潰，自己怎麼辦？帶著三百個人，叫他們一起下去送死嗎？不！決不！我一定要找個挽救的辦法，我該怎麼做？咬咬牙，徐霆往最近的馬跑去，一個縱身上馬，吆喝一聲奔往他的三百親軍，那三百人佔據高地，一邊放箭壓制韃子，一邊也在尋找著他們的徐將領，眼中透出一股焦慮但更多的是對韃子的怒

火，相較其餘四散的明軍，他們顯得鎮定又強悍，越來越多明軍也向這邊靠攏，支援著彼此，那三百人一看見徐霆都按捺不住地欣喜，徐霆毫不停滯的奔去，大聲說道：「張宗宣你固守在此，韃子一時半刻還上不了山。」又轉頭向另名校尉說道：「張宗書你帶五十人去火藥庫拿大將軍砲及彈藥。等我的指令發射！」「徐志鴻你帶六十人和我一起去前邊。走！」一聲令下各方人馬迅速動作，徐霆帶著人往前方奔去，一面集結四散的明軍，一面聯繫被衝散的將領，終於大部分的人聚集到了高處，人人都還帶著驚恐，這時神機營統領，即是目前最高軍階的吳邪站上前去，望向下邊士兵，那眼神帶著威嚴怒氣，更帶著的是對低迷士氣的痛心，黑色深邃的眸子如一片無際的深潭，只輕輕一掃，便吸走了所有人的不安，當下一個個吵得沸沸揚揚的士卒都噤了聲，吳邪緩緩開口：「下邊是窮凶極惡的韃子，上邊是御駕親征的皇帝，如今韃子攻來只懂自己逃命，你們還是明軍嗎？乾脆把自己貼個宋字，正符合你們的窩囊！各方將領重新帶隊，從左右山路迂迴而下，大將軍砲準備，炸敵之後開始突圍。第一、遇敵而逃者斬！第二、驚慌亂軍令者斬！第三、殺韃將領者賞萬兩！三條規則記住，現在立刻行動！」轟然一聲諾，所有士兵被吳邪淡定的表現感染，開始重整軍心。

一夜砲火無休，廝殺吶喊聲不斷刺激著神經，人人都已精疲力盡全靠著意志力同眼前同樣傷痕累累的敵人戰鬥，嗚嗚——，韃子的號角響起了，所有韃子軍開始撤退，棄甲曳兵，滿地的屍骸與腥羶，灰濛濛的天邊突然被一道曙光射入，如鋪下一條

金燦的地毯，火紅的太陽映出一片血紅與滿地的淒涼、映出一種慘絕的勝利，徐霆反射地眯上眼，死裡逃生、斬殺韃虜、御駕親征都突然離他好遠，每天都可以看見的日出突然變得好美，不知是誰先喊出萬歲，不知是誰先開始歡呼，那喧鬧的歡樂被眾人托得好高好高，高過戰場，高過皇輿，高過黎明的霧氣，也高過——遠處北面那群蓄勢待發的十萬也先大軍。

張瑞芬
評語

這個故事是明朝歷史劇的一個片段，作者在敘事上，結合了歷史演義與民間俗講的風格，很有復古意味，在當前新世代小說寫作中是相當少見的古裝劇品類。在劇情推展上雖有一些小瑕疵（例如太監成了國師與以寡擊眾的合理性），但語言很有魅力，前景可期。

許榮哲
評語

行文頗有氣勢，讀來熱血沸騰，作者是個寫歷史小說的能手。但在此一短篇小說競賽裡，作者應該思考如何剪裁，才能使人物、故事集中，以免給人一種雜亂、無法駕馭的長篇之感。建議作者可以採用單一人稱敘事觀點，將有助於簡化、說完一個完整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將有助於深入角色的內心。